



日照观天

高洪波

“日照时观天”是一个概念，你的眼睛肯定被晃得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日照时观天”则是另外一层意思了。日照市是山东很年轻的一个市，如果从年龄来算的话，它刚刚过了而立之年，31岁，日照市年轻，但年轻的日照市因为有个特殊的名字，所以专门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初光》，这很符合日照的本意：最初光照耀的地方。

日照市出北方罕见的上好绿茶，我的老朋友、解放军将军作家李存葆无数次和我同行的时候，手中总端着一杯绿茶，他认真庄重地告诉我：“这是我家乡日照的绿茶，北方最好的绿茶，希望你们品尝。”日照籍还有一个老朋友，儿童诗作家尹世霖，他对日照的感情洋溢在他的诗作中，使我生出久远的思念。日照还有一个作家朋友赵德发，他当年和我一起重走长征路，那应该是14年前的往事了，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我们一起凭吊红军柳，我们共同看望由于掉队落在藏区的已经不会说汉语的小红军，当年他7岁的时候留在了藏区，爸爸妈妈随着贺龙的部队远征，北上抗日。这一切都是记忆了，但是毫无疑问，日照这座城市以他特有的明亮温暖，留在我的脑海中。

这次有幸走日照，参加的是第二届中国（日照）散文季。“散文季”就是散文的季节，一座城市拥有一个散文的季节，应该是莫大的荣耀和快乐。上一届开始的时候，一批散文家

走过这座城市，他们的足迹和才华储存在《初光》这本书中。而这一次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是新冠病毒肆虐后渐次衰减的季节，尽管如此，当我们走进日照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戴着口罩，日照和口罩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

在日照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这座以海港立市的年轻城市巨大的变化。我们先去参观日照的海洋馆，跟一帮孩子一起在秋雨中看海底神秘的世界，看岁月交替沧海桑田的变迁。这座海洋馆里居然有一座夏令营训练营，孩子们拿着模拟的枪进行游戏的对抗演习。他们的投入和欢乐深深打动了我们。然后我们又走到海洋美术馆，这5个字充满着文化和艺术的意蕴，但其实海洋美术馆就是一个构思奇特、令人叹服的星级宾馆，这座宾馆里面有98个房间，我要说明的是虽然在疫情中，它的客人已经满员。海洋美术馆的前身是一座海水养殖场，大堂充满海洋的气息，柜台是由船板搭成，侧厅有海洋航行的各种各样的文物，从船上的汽笛到潜水员古老的头盔。这座馆的确是一个奇迹，它同时还有一座游泳池，一栋图书馆，图书馆里面不仅仅借书观书，还可以坐下来静静地坐在图书的围堵中品尝一杯美味的咖啡，此刻海风猎猎，海浪滔滔，游人们在海滩上尽情地嬉耍，海上的帆影在细雨中掠过，给人以无尽遐想。这就是日照给我最初的印象。

当然，日照绝不仅仅如此，31岁

的日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前进。

日照有莒县，毋忘在莒，是当年齐国公子小白的经历，齐桓公是公子小白后来的名号，他有过苦难有过奋斗，有过在莒国痛苦的经历，所以他的臣僚们提醒他不要忘记过去，毋忘在莒。莒，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特殊的意象。毋忘在莒，几乎等同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那段难忘的经历；毋忘在莒，也提醒着所有的人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忘记了自己的历史。

所以，在日照这个地方，我有了第一次仰望天空和岁月的机遇，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日照望天”。在日照新建的科技馆里，我们一行人沿着日照名人丁肇中所赠的一系列物理学方面的高精尖科技的一比一大的装置前，一步一步，沿着平缓的参观道前行。参观完了丁肇中先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过程之后，虽然对物理学，我们满头雾水，但是我仍然充满敬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丁肇中先生用汉文亲笔写下的获奖感言，更因为这个世界有一部分人是为人类的命运进行前沿探索的，有一部分是为了人类的命运奋力搏杀的，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人类的生存默默耕耘的。你说是命中注定也成，我认可。

当我们进入科技馆的环球影幕厅时，奇特的日照观天开启。我们躺在舒适的很随意的座位上，这个座位根据你的身体而随意改变，你躺下望天，这个时刻你觉得无比松弛，但是在松弛的刹那间，画面和音乐同时响

起，天幕上出现了关于时间的严酷而无情的一幕幕拷问。天空、森林、建筑物，还有远去的动物、恐龙、翼手龙，海洋的微小而巨大的一批生物，这一切被时间所注视，所诠释，所稀释。所以，在日照这片土地上，仰望天空，你突然会觉得个体生命的珍贵以及微不足道，这是日照科技馆给予我巨大的不可抵御的震撼。

事后，日照的朋友告诉我：“这座科技馆原名叫丁肇中科技馆，但是丁肇中先生不同意，所以依然叫日照科技馆，建成后，观众络绎不绝。”我对同行的日照朋友很真诚地说道：“这座科技馆了不得，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丁肇中先生把他的祝福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我相信凡是走过这座科技馆的日照的孩子们，都会经受一次思想和灵魂的震撼和洗礼，同时我坚信科学文明这巨大的力量会沁入到日照的每一个孩子心里，日照的每一片土地上。我更加坚信将来由于有了这座日照观天的科技馆，它将让日照的青少年们了解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了解自己作为人类这一物种在地球乃至宇宙中所处的位置，这就是世界观、宇宙观，说人话也可以，所以我相信日照的青少年中一定能出现追随丁肇中脚步的后来者，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就是日照市观天的一点体会，祝福日照，祝福拥有这个特殊名字的城市里所有的朋友们。日照日照，其光渺渺；日照日照，其乐陶陶……

漫漫丝绸之路上的行走者

阿心（匈牙利）

深秋的夜晚，中国西宁机场，来自匈牙利的客人走出来，热情的东道主，灿烂的鲜花，丰盛的晚宴，使远道而来的人倍感温暖。金发碧眼中，有位东方面孔的花甲男子，身材不高，步伐矫健，他是老顾。

两个城市，一个是地处中欧的匈牙利奥尔拜蒂尔市，一个是中国西北名城西宁市，相隔万里，却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城市。老顾是牵线搭桥人。

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国家，身为华侨的老顾，想促成奥尔拜蒂尔市和西宁市结成友好城市。经联系，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几经周折，终于成行。

接着，老顾领着以市长法泽卡斯为首的匈牙利奥尔拜蒂尔市代表团到西宁市访问。旅途劳累，顾不上倒时差，第二天一早，西宁市领导会见来宾，双方签订了友好城市缔结意向协议。

马不停蹄地跑了几天，西宁人的真诚好客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法泽卡斯市长五十来岁，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感到震撼。几天的访问考察，增进了中匈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代表团收获很大。

老顾回匈牙利就病倒了，病刚愈，青海省经贸招商的推介会在布达佩斯召开，他又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不停地接待、陪同参观考察。累并快乐着。他促成了几项中匈合作项目。

隆冬的上午，我走进布达佩斯老顾的办公楼，门楣上的“匈牙利中国贸易信息中心”大字，格外醒目。门上镶个精致小牌子“中国西宁市驻布达佩斯商务代表处”。

我开门见山，问起门口的“代表处”牌子，老顾说：“牵线搭桥嘛，就要落到实处。为西宁市提供商贸信息。2018年匈牙利有十几届国际博览会，我把信息发给他们，以便有关企业接洽。”

我问：“许多华裔只埋头做自己的生意，你做这些事，费时费力又费钱，动力是什么？”

老顾淡淡一笑：“人活着，除了挣钱，还要有精神追求，体现人生价值。无论是中匈贸易，还是文化活动，都是人心的沟通与交流。这次匈牙利代表团去西宁，参观了东关清真大寺和著名的塔尔寺，他们感受到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共存，在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的融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还是文化与文明之路。各民族，各种文化，相互包容、沟通、交融，这个世界才会更好。”

匈牙利华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与翻译家余泽民是其中之一。

初见余泽民，是在多年前的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来访问晚宴上，他眼窝精深，目光透着坦诚，一头钢丝样棕色长发随意飘落。聊起来，知他经历曲折坎坷，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旅居布达佩斯。出国后做过诊所医生、大学教师、插图画家、翻译、编辑、演员等多种职业。漫长的流浪生活，靠朋友接济，他挺了过来。生活颠沛流离，却是丰富的创作源泉，他拿起笔，以关注人类命运的情怀，书写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对人性的挖掘等等。同时，他翻译了许多匈牙利作家的力作。

2016年的北京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又见到余泽民，人更精神了。会上，他的长篇小说《纸鱼缸》荣获“中山文学奖”。他送我一本书《纸鱼缸》，读后，不禁抚掌，他把自己复杂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揉进了主人公徒劳丰富曲折的人生中，书中囊括对民族、历史、命运及人性的思考，是一本力透纸背的好书。

多年的埋头笔耕，带来了可喜收获。余泽民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纸鱼缸》《狭窄的天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等。近年，他的作品频频获奖：《匈牙利舞曲》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译著《烛烬》荣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翻译长篇小说奖”。译著《撒旦探戈》获2017年新京报·腾讯年度十大好书奖。2017年，他荣膺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

多年前，我患了面神经麻痹，找家庭医生开西药，又找布达佩斯华人圈有名的赵大夫针灸。赵大夫温婉端庄，话语轻柔，手法熟练，一个疗程下来，病基本痊愈，我心存感激。

时隔多年，我再次走进诊所。一个粉色边框的奖状吸引了我，几个中英文大红字“优秀展演奖”，下面是“匈牙利妇女养生太极队”。

我好奇，太极，很中国的东西，许多中国人都不会，何况语言文化不同的匈牙利人？

赵大夫坐下来，娓娓而谈。几年前，一位匈牙利女教师，长期患抑郁症，针灸治疗，虽有效果，仍精神不佳。赵大夫与丈夫王大夫商量，想办个太极班，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增强体质。王大夫欣然同意。

赵大夫有很好的太极拳基础，每周三下午，另租场地，对患者进行太极训练。来学习的匈牙利老太太们，起初有顾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仅“太极”这门课，学问大了去了，担心学不会。赵大夫鼓励她们，由浅入深地教。为培养她们的学习兴趣，赵大夫自编了太极养生舞，还教她们三套太极拳。几年下来，患者精神放松了，心情变平和了，身体得到了改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气管炎等慢性病患者效果明显。那位患抑郁症的女教师像换了个人，开始重新生活。一位患脊髓硬化症的老太太，通过长期太极锻炼，扔掉了轮椅。

2017年6月，赵大夫带领匈牙利妇女养生太极队赴北京参加表演。北京之行，老太太们拿奖项、登长城、游故宫，变化中的中国日新月异，她们开眼界，长知识。

二十多年来，赵大夫通过针刺、拔罐、艾灸等疗法，治愈患者无数。桌上几本厚厚的留言簿，是最好的见证。一位妇女患不孕症，针灸治疗后，生下双胞胎，照片上两个粉嘟嘟的小脸，下面是真情感言；一位老太太患坐骨神经痛，扎针十几次，愈后，留下几十行感谢话；一个5岁小男孩，小脑发育不全，针灸二三十次，会说话了。他爱画画，留下一匹奔腾的小马作纪念。

一条路，漫长而深远，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他们，行走在漫漫丝绸路上，在两种文化之间搭桥，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铺路。这条无数人用心血织成的五彩路，随着越来越多的行走者，将演绎出更多感人故事。



回乡已成客

金小林

唐天宝三年（744年），81岁高龄的贺知章，鬓发稀疏地回到阔别半世纪之久的故乡。让老贺没想到的是，自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迎接他的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样一个场景。

此刻，站在自家门前的村道上，刚过不惑之年的你，已能深刻体会1270多年前那位耄耋老人的哀情了：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谁？一群五六岁的孩童在村道上，哗啦啦地玩着滑板车。你逮住其中的一个男孩问。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男孩调皮地反诘，竟让你一时语塞。男孩一溜烟儿溜走了。男孩认定，眼前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不属于这个山村。

是的，男孩有理由这样想。山村不大，一条浅浅的小溪自北往南流，两岸只错落着几十幢新旧不一的房屋，日常住家的不过三五十人。天天在村道上玩耍，哪还有不认识的村里人啊。

可你也没骗人。二十多年前，你刚成为山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时，小男孩父亲一辈的村童，曾一度被长辈们念叨：读书努力点，以后像高宇哥一样考上大学。

高宇是你的曾用名。只有在这个方圆不过两三里的山村，这曾用名才会被提及。如今，你已经从过去的高宇哥变成了高宇叔、高宇伯伯。再过

几年，该有人喊你高宇叔公、高宇伯伯了。

每次回到故乡，傍晚时分，你总喜欢在家门口的村道上站着。南来北往的村民，纷纷从山上、田间、地头回家，都会从这里经过。你便可挨个地和他们打招呼：新阳太公、东香叔婆、关富叔、献娇婶……其实村上与你曾祖、祖父一辈的同龄人早已不在了，那些被喊作太公、叔婆的，只是辈分高，年纪都和你父母相仿。

这两年回家，你仍喜欢站在门前，看夕阳落山，迎暮色中的村民归来。只是在打招呼问候时，你逐渐改掉了名加辈分的习惯。因为你尴尬地发现，经常人到跟前了，你还一时记不清他们名字。总不能等人家长辈先喊吧，情急之下你便直接喊叔公、叔婆，叔叔、婶婶了。

你想明白了，自己就像只风筝，从这个小山村放飞。二十多年了，越飞越远，看得快看不清大地的模样。

而今回到山村，你已经被乡亲们当客人招待了。

你若是在哪一户乡亲们门前跟主人聊上几句，用不了一蓬烟工夫，叔婆或者婶婶，便会从锅灶里悠悠地端出一碗满满浓香的糖茶。要是再待久一点，很可能是一碗两只土鸡蛋加火腿瘦肉或面条的点心。这本是乡下人家待客之道，你已然成了客人。

把你当客人的，还有你的父母亲。尽管每次回乡，你只住两三天，

但母亲的准备总是满满的仪式感。回去头两天，接到消息的母亲，早把盖的垫的所有被褥，都搬到阳光底下翻晒好，再铺套上洁净的床单被套枕套。而几乎是在准备床铺的同时，母亲又开始操心餐桌了。

米是父亲种的，米缸里常年丰盈着。田间地头每块菜地，一年四季早晚能摘什么菜，母亲心里有底。只是，餐桌再丰富，母亲总觉得还亏待了一年只回三五趟家的你。每一回，母亲总在你到家的当天，张罗着做豆腐。头晚上就浸下了黄豆，一大早便起来磨豆子。

无论你在午饭时还是晚饭前赶到家，母亲总能把白花花的豆腐端上桌来。过去在乡下，肉类只在节假日才有，日常里来了贵客，乡亲们就磨豆腐招待。而今在母亲的心中，做豆腐依旧是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

这两年你还发现一个规律：每次回到家里，母亲忙前忙后的像个陀螺围着你转；父亲却只偶尔帮衬着到地里摘个菜、去屋后搬些柴火，东逛西逛的，似乎特悠闲。其实你知道，父亲是特地闲赋给你看的。

家里的毛竹山明年是大年，得赶在今秋把杂草荒草给伐除一遍，冬天就开始长笋了。你知道，父亲在你回家头一天还在山上除草；你也知道，你返城的当天，父亲会继续去山里干活。家里那几片毛竹山，足够老父亲独自砍伐一整个秋天。

从前每次回乡，你总会第一时间

